

五礼通考

第四
函
十五册

五禮通考卷第七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永盧鳳曾

李太僕總督兼都察院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七十

宗廟制度

禮記明堂位土鼓簣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注黃當為出籥如笛三孔伊耆

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孔今有姓伊耆氏者疏說者以伊耆氏為神農

禮運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注由塤也謂搏土為桴也土鼓

築土為鼓也

蕙田案此上古享祭之樂

書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

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鳥獸跄

蹌籥韶九成鳳凰來儀

傳此舜廟堂之樂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

德下管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故明球弦鐘籥各自互見鋪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踰踰然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鳳凰靈鳥也箴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凰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疏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擊夏爲祝故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夏故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稊擊之以節樂鳴球謂擊球使鳴商頌云依我磬聲鄭元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此經文次以祝故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于球上使下其蒙之也鄭元以夏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操擊此四器也樂器唯故當操耳鄭言非也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故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故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故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故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故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鋪鐘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于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矣磬亦在堂上故漢魏以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閒厠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閒厠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踰踰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踰踰然亦是舞也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籥乃樂器非樂名籥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大小之器皆備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閒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之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耳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

蔡傳夏擊攷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

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
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
詠歌之聲也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
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
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
賁鼓維鏞是也頌鐘卽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閒
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簫古文作箛舞者所執
之物說文云樂名箛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箛者則
箛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
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戛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
柷敔笙鏞以閒堂下之樂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
之虛爲獸形故于笙鏞以閒言鳥獸踴踴風俗通曰

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
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
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
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于傳者多矣況舜之德
致和于上夔之樂召和于下其格神人舞鳥獸豈足
疑哉今案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大矣
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
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
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
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
歷千餘載孔子聞之于齊尙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
圖爲樂之至于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

蕙田案孔傳訓夏擊爲祝故謂堂上堂下各

有祝歆以止作樂此恐未是不如從蔡傳訓
攷擊爲長鑪大鐘孔疏說是蔡傳謂頌鐘卽
鑪鐘非也頌鐘亦編擊之設于西方者非大
鐘也

林氏之奇曰饗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
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
陳氏櫟曰郊特牲曰歌者在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卽此說以證此章與儀禮
皆無不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鼓等爲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爲堂上
之樂矣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奏匏竹等
眾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不作以今奏樂例之亦如此耳

李氏光地曰夏擊搏拊古注皆以爲樂器之名惟沈
括以屬于鳴球琴瑟而爲作樂之義于理爲優據儀
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閒歌三也合樂
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
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匏竹在下匏竹卽
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竝作則謂之

合準此以求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下管之樂也笙鏞以閒閒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蓋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鏞鐘今曰笙鏞以閒則爲歌笙迭作明矣合樂之時則舞入故春秋傳曰見舞韶箚者然則簫韶九成之爲合樂又明矣此舜享于宗廟之樂也

蕙田案廟享之樂始見于虞書其次第節奏惟儀禮可考而知也陳氏李氏說最爲明晰可爲論廟樂之準則矣

觀承案笙鏞以閒乃閒歌之樂也鐘之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鏞鐘今曰笙鏞以閒明是歌吹迭作故堂上之歌與堂下

之笙相開則鑪鐘卽是頌鐘乃編懸之鐘而非大鐘矣蓋頌與鑪古字通也似仍以蔡傳說爲是

右虞廟享之樂

禮記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注其義一也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爲禘字之誤也王制曰春

禘夏禘疏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此陰陽之義也饗禘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禘之與嘗同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結之也不言饗禘畧可知也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夏曰禘春秋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知禘當爲禘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

詠焉登歌清廟是秋
時養老亦用樂也

陳氏禮書冕而總干施于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
考之于詩商頌言顧予烝嘗而有執鼓淵淵嘒嘒管
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鼓鐘送尸則嘗
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饗
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
其曰食嘗無樂蓋非殷周之制也

方氏慤曰重言而食
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周氏謂曰攷于商頌周官則食嘗
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與

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

疏春夏陽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

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馶萬舞有奕下
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義具郊特牲疏

朱子曰春陽氣發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
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

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蕙田案郊特牲祭義竝言嘗無樂郊特牲疏以爲夏殷禮而祭義疏則云周禮四時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殷秋冬亦有樂據此則不得兼殷爲說矣商頌那疏云禮文殘缺鄭以異于周者卽便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說甚破的今依詩疏及延平周氏說定爲夏制

百虎通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于太廟

右夏廟享之樂

詩商頌那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疏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傳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般人置鼓周人縣鼓衍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嘒嘒然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尙臭殷尙聲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斲斲然盛也奕奕然閑也夷悅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箋奏鼓奏堂下之樂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此樂之美其聲鐘鼓則斲斲然有次序其干舞又閑習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

朱子集傳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庸鏞通上文言鞀鼓管籥作于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于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

于庭而祀事畢矣

陳氏樂書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下言執鼓管鏞則祝敔笙簫之類舉矣那祀成湯詳于樂而畧于禮者以其祖有功而樂象功故也烈祖祀中宗言清酤和羹之禮而不及樂者以其宗有德而禮成德故也闕宮言萬舞洋洋美其形容之眾大也此言萬舞有奕美其綴兆之眾大也由是觀之萬舞之舞在商爲大濩在周爲大武周官皆以大司樂掌之其爲眾大可知先儒謂以武王用萬人定天下言之過也

李氏光地曰鐘有頌鐘有笙鐘磬亦有頌磬有笙磬庸卽頌也與歌聲相應者也此庸字亦當包鐘磬然乃在縣者與上玉磬別也虞書云笙鏞以閒此直言

庸以人聲爲重也以虞周之樂推之庸鼓有敔當爲
閒歌萬舞有敔當爲合樂蓋未至閒歌則笙庸未舉
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而上管聲磬聲之相依者則
渾升歌下管而言之實則兩段也

烈祖序烈祖祀中宗也

箋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 疏烈祖詩者祀中宗之樂歌也謂中宗既崩之後子孫祀之

詩人述中宗之德陳其祭時之事而作此歌焉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饜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耆無疆約軹錯衡八鸞鶻鶻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朱子集傳此亦祀成湯之樂

殷武序殷武祀高宗也

疏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興殷道

伐荆楚修宮室子孫美之時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經六章首章言伐楚之功三章言責楚之義三章四章五章述其告曉荆楚卒章言其修治寢廟皆是高宗生存所行故於祀而言之以美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迨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朱子集傳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旣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禮記郊特牲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
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在滌蕩猶搖動也一疏殷
不尙氣而尙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殷尙聲故
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鬼神在天地
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于天地之
閒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

陳氏樂書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頌
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學以瞽宗則主
以樂教瞽之所宗皆尙聲之意也

應氏鏞曰殷人尊鬼嚴手求神樂闋至三而後迎牲滌蕩者潔除洗雪于塵埃
之境播散發越于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
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
之閒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

右商廟享之樂

周禮春官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

李氏光地曰凡祭饗之事也序事者陳列之次序樂
政者作樂之政令

典庸器掌藏樂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虞注設筍虞視瞭

橫者為筍從者為鏤疏設筍虞視瞭當以縣樂器焉者直云設明是視瞭縣之可知

陳氏樂書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于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虞見於文則文同同筍古者以梓人為筍處鐘虞飾以贏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而設以崇牙其形高以峻虞則植之而設以業其形直以舉靈臺詩曰虞業維攸賁鼓維鏞有誓詩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簋虞由是推之筍虞之制非特商周有之自夏后氏已然也鬻子曰大禹銘於筍虞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以義者擊鐘教以事者振鐸語以夏者擊磬語以訟獄者揮鞀其言雖不經見彼蓋有所受亦足考信矣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

李氏光地曰樂縣謂鐘磬之屬縣于筍虞者宮縣如宮牆然四面縣也軒縣如軒車然三面縣也判縣東西縣也特縣一面縣也既正其位又因而辨其聲也凡鐘磬編縣之二十六枚而在一虞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此所謂縣者皆肆也若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則縣磬而已所謂堵也

眡瞭掌太師之縣

李氏光地曰縣之使得其位

蕙田案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磬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磬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鼓倚于頌磬西絃樂縣之位見于經者如此廟庭之縣當亦相近至編鐘編磬各案律呂亦必有位眡瞭當掌之而大司樂大胥復展其聲而察其合否也

大胥比樂官展樂器

李氏光地曰比校也展省也皆所以待合樂而爲有事之用也

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注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否疏言

宿縣者皆于前宿預縣之遂以聲展之者謂相叩使作樂聲而展省聽之知其究否善惡也